

朴实的生活底色

张建新

我联想到空中那么多电线就像是河流的波纹，一点点将光明输送到千家万户。他小说中写的大部分都是电力工作题材，是他熟悉的人和事，因而显得得心应手。

《天上的河流》收录了国平从2009年到2021年间创作的小说共十篇，只有一篇稍长一点，其它的篇幅都不算长。今年夏天，气温之高和高温持续时间之长都达到历史峰值，前几天，利用周末零碎时间读完国平这部小说集，用的时间不算多，但不是因为高温影响了我，令我读得仓促和不认真。我想说的是国平的小说读起来很顺畅很好读，他没有在小说中故作高深地表达独树一帜的精神和深刻思想，而是尽其所能展现活色生香的生活现场，简单的、真实的，对于普通读者如我而言，是有效的。

平凡的人、平凡的事、平凡的

情感，是国平小说的主要基调。小说中的一草一木，街道房舍，都是我所熟悉的小县城场景。小说中的人物也都是街上擦肩而过的你我他。小说中的故事也曾在你我身上发生过。因而，国平的小说很容易引出读者广泛的共情，常常令人会心一笑，或掩卷感叹。

情感是国平小说中的核心元素，他的小说都是围绕情感展开。诗人沈苇说，文学是人学，也是情感学，是知识、经验和情感的交融，具备一种直指人生的力量。国平小说里的情感有父子母子之间的、叔侄之间的、师徒之间的、同事之间的、师生之间的等等，更多的当然是男女之间的情感，如果愿意，你也可以把它当作爱情小说来读，但绝不是琼瑶那一类的爱情小说，国平的小说里的爱情朴实、真实，绝不矫情，甚至悲伤都不会歇斯底里，内心波澜翻卷而外表仍

镇定自若，让你心有戚戚焉。

国平小说还有一个特点，基本都有着回忆录的性质，我想起布罗茨基说过的一句话：试图回忆过去就像试图把握存在的意义。从这个方面来说，国平也是用写小说这一方式对存在的意义进行梳理、甄别，以期获得答案。

国平的小说好看，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的小说语言除了朴实之外，还很有喜感，不乏幽默俏皮。在小说中，他放下身段，以低姿态的角度去观看芸芸众生，这自然也就消除了隔阂，并获得亲和力。

对于小说而言我是外行，胡乱写下这些文字一是为了表达对老朋友出书的祝贺，要知道，自费出一本文学作品集是一桩费神费力又赔钱的买卖。二是因为国平的小说的确好看，不由自主写了这些，算是文学爱好者之间的惺惺相惜吧。

炊烟是竖起来的路（组诗）

吴海龙

化石帖	路口
<p>光阴的连续剧 卡在破裂的石头上火下来一尾鱼，跃起来 水在起伏，浪花悬于半空 隐现的波纹 用心触摸，有回路，和温度 无论提笔，或拿椎 不过是：化石演绎着从哪里来 椎拓的人 在求解，到哪里去</p>	<p>行走的路，并非都源于意愿 而那些自选的道路 胸前的红花是父老乡亲预设的愿望 沿着出村的路口 每张笑脸都是枫树嘴的花朵 而我心的花落在村口 “炊烟是竖起来的路 云是村庄走在路上的心事” 四十年了 每遇到一个路口 站立。静默。抬头 望炊烟升起，看云朵行走</p>

灶台前的母亲

那时候。秸秆，稻草，和母亲一样都在生产队里挣工分
灶间柴草是田间地头顺路背回家的日子是来不及晒干，烟薰火燎
母亲弯下腰身，对着黑脸的灶肚，直到火苗抬起头来
烟火再次抬起头来时
灶台已脱胎换骨，天然气谈吐都带醉人的蓝
而每遇到窝火的事情
我会学着母亲，弯下中年以后的身子

莲的心事

夏天生产故事
草字开头的生活，莲没在春风怀里
潦草地发青。蝉鸣走进六月的流水，日子漫长而洁净
袒开翠绿搂抱阳光
月亮枕着粉红铺展的趣事
脚下蛙声弹拨
流水，唱着童年的歌谣
绿枕上的珠泪
命运之钟敲落的寒星
不能为你发芽
那就安静地长成你的影子
你莫言，我不语
请应允我，替你撑一柄伞

写一首诗，在心底

旧年的荷塘
已退进一幅画里
划过朱自清的月色，我赶往明年的荷塘
披起袈裟的伙伴
手拈莲花，在塘中替我解经
清风推开卷起毛边的册页
明月一句句读莲子糯白的偈语
读着读着，莲子深处立着一芽绿玉佛
秋的边缘
遇见起身赶路春色

朱正苗古韵六首

满江红•纪念毛主席诞辰128周年	世间无限事，烟雨湿潇潇。
天上人间，今日是、星辰明月。仰望处、千家完璧，宇寰清澈。壮美山河新世界，富强民主清贫别。笑寒冽、风起看梅花，漫江雪。	水龙吟•游岳西天峡群瀑
诗慷慨，词成绝。雄关道，西风烈。一曲沁园春，折煞豪杰。大业龙兴惊破阵，雄师百万频传捷。承马列、大政顺民心，红旗猎。	数经骤雨初晴后，万壑烟波澄碧。洞天泉出，龙吟虎啸，暗香飘逸。群瀑声中，水晶帘外，飞溅千尺。绣幕低垂地，烟霏玉屑，浑如是，仙灵织。
浪淘沙•桃李问惊风	无知匆匆过客，最怜他，源高何急？谁知去意，冰轮皓皓，耀人清逸。遥想前身，岸高人寂，和柔之域。乱峰悬万仞，飞流直下，玉龙过隙。
桃李问惊风。摇落春红。小船无凭宿寒塘。又是春归寻三月，烟雨濛濛。	定风波•漫步宏村
极目望长空。万壑溪融。飞鸟踏泥入萍踪。回首故园浑似梦，往昔匆匆。	凛冽风吹游子衣。参天古树守连漪。绰绣佳人风舞趣，雅素。画桥一座过湖西。
临江仙•立冬听雨忆江南	黛瓦粉墙烟笼雨。巧举，小渠流水绕房基。翘角高墙微见韵。
一片残荷风送雨，微溅湖面回廊。小船无凭宿寒塘。羽芦飞白雪，蝶梦渡鸳鸯。	转瞬，繁华落尽现非遗。
曾忆吴歌如莺啭，曲音幽怨难忘。浓情软语诉沧桑。	江城子•清明感怀
	清明时节又逢辰，醉乡音，梦难温。青冢独眠，何处觅黄昏。望断廿年归去路，紫梦绕，杜鹃魂。千行倾泪不成痕，空凭叹，忍重闻。清酒檀香，心寸空凭愿。归燕又鸣春醉卧，依旧在，枫阳津。

国平兄和我2018年加入安徽省作协的，当时我们都没出作品集。据说当年出了作品集申报省作协会员被刷下来不少，国平兄和我算比较幸运的。今年他的小说集《天上的河流》由中国出版集团、中译出版社出版发行，让我对他敬佩有加、刮目相看，确实可喜可贺。国平兄的《天上的河流》我用了近一周时间通读了，小说人物形象鲜活，故事情节起伏跌宕，让人回味无穷。

作为文友，心中有话，不吐不快，这也是我读小说集《天上的河流》的一些感受吧。

《东篱西笛》绝对是一篇优秀的小小说。一千多字，以小见大，看后让人忍俊不禁。作家讲述了一个干了十几年的工程师闻声因人事调整调到一个基层单位任书记，与一个年轻貌美女财务人员东篱分在一个办公室。闻声还是个作家，公务不忙时写写文章。因身边有个美女会计，写作进不了状态。作家把闻声藏在内心的“色胆”描写得入木三分。后闻声提议，将一间办公室隔成两间，一个东篱，一个西笛，从此两人素不相识。小说最后写道：“直到有一天闻声调离那个单

位，在收拾办公室时，发现一本书里夹着一张素笺，散发着阵阵清香，上面的一首诗是这样写的：既入东篱，何宿西笛。渊明不在，桃园仍花。君虽无语，淡淡烟霞。而今石出，奈何沉沙。但愿物远，心不无涯。闻声将那张素笺握在手心里，心里的疼痛无以言状。”这种现象在现实社会中造成的悲剧比比皆是，小说人物闻声的做法虽不近人情，但也是作家国平兄传递的一种“正能量”，令人玩味和深思。

阅读国平兄的作品，你能感受到他对社会关注的程度，既有他自己的深刻思考，也有他深思熟虑后的巧妙安排。在他的笔下人物形象鲜活地塑造出来，这些人物是那么的平凡渺小，但又鲜活生动地展现在我们面前。一个是现实生活中真实存在的人物，作家把他的创作作品借给现实生活中的这个闻声，作家对笔下的这个塑造人物还是有着自己的想法和理解，这种理解对作家说过，依次表现现实中的这个闻声内心里面的美好想法与愿望。

《天上的河流》是一篇优秀中篇小说，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作品，诗一样标题诗一样描述。“若干年后，我才知道，真正的光是父亲带来

的。父亲将光传染给了光，又改变了光。这些光从天上来，不同于月光的光，不同于星光的光，它是创造的光，是父亲手上神奇的火把。”这是作家给我们讲述：“我”接过父亲的班成为一名电工的故事，施工队长和师傅李乐成了“我”工作中的引路人，若干年后“我”当了班长和劳模。时间、地点和人物我们都非常熟悉。施工队长和师傅李乐形象跃然纸上、鲜活无比。作家通过讲述“我”的故事、选择的人物以及他们的态度，为我们提供一种对生活的批判，上升小说作品的高度，一部作品的思想性大大地提升了。

这部小说集中《寻找锦青》《小丝》《我是电工唐诗》《满天星光》《我的叔叔》《专业陪练》《那年，那事，那灯光》和《灯火倾城》等篇幅，篇幅都有精彩无比、令人难忘的故事，总会想到作家把关注点放在这些人物的身上是作家良心自我拷问和良心发现。虽然故事发生在不同的地方，但是故事的中心点依然在表现着现实生活中的那些具有代表性的百姓生活，家长里短，在这些平凡的生活中让我们感受到岁月沉淀带来的喜怒哀乐……

国平兄始终以一个作家身份关

我的写作

周国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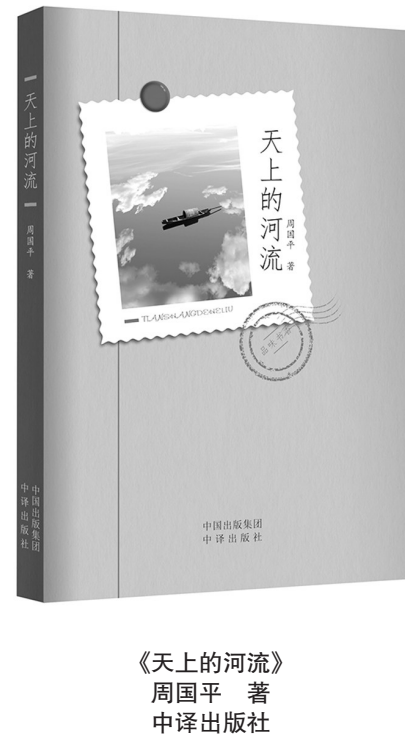
地。这片草地不是人工移铺过来的草坪，而是自然生长，看起来像一片茅草地。给我们做饭的炊事员是个勤劳的老头，闲不住就戴着麦草帽到草地上去开荒，种菜种瓜，草帽也没有开荒到的地方割了一茬又一茬。每当夜深人静时，我就坐在草地上看星星，听草从里的虫子叫。年轻人精力旺盛，换班或轮班后总看星星和听虫鸣，也不是办法。于是就想到学点别的东西来打发时光，练过一段时间的掌砖头，才知道什么叫着以卵击石，又习口琴和竹笛，因无名师辅导，终究是解决不了孤独与深刻，这才想到了那个需要天赋的东西。

再怎么天才，练习写作都离不开两个字：读书。几乎有一半的工资我都用来买了书，除了文学方面的书还有就是哲学方面的；有的是名著，有的不是，甚至还有从地摊上淘来的没有封面的书。总之，那时候的我，孑然一身，除了书。

这一屋子的书，我都读过了吗？这个答案不言自明。没有人敢说，他将他所有购来的书都读过。我买来的这些书，读过的不到分之一，有些是我确实需要选读的，而很多都是如男人贴胸毛，装个酷罢了。学习写作，除了读书之外，还得有一些外力来助你燃烧激情。这是我的经验，一个劲地窝在屋子里写，总不能写吃饭睡觉吧？所以，还得去外面惹点事。年轻男子，若是有吃有穿，惹的事自然是一些无伤大雅的小事，顶多也就年轻人的君子好逑，或叫风流不下流之事。离我们单位3公里左右，有一条小溪，是当地政府的所在地。街上有小供销社、邮局、饭店、棉花收购点，当然还有银行。我每个月都要去银行存5块钱，那时候我对存钱没什

么概念，只是为了有个借口去看看那个留着齐耳短发，身穿女子军上装的俏丽女子。我每次去存钱都是到她窗口前办理，办理时间不到十分钟。但这个时间对我而言，已经足够了。如人旅游，去外面看风景，毕竟不能奢望将风景带回来不是？我曾这样写过一篇小说习作：有一天，一个叫何方的美丽女子，到我单位宿舍里向我借雨衣。此女我认识，是银行里的女会计。她之所以来向我借雨衣，是因为晚饭之后，她到我单位附近散步，顺带看看这里一处唯一的风景——一条长长小溪，据说这条小溪流向武昌湖泊。她刚走到这里，突然猛降大雨。对她而言，这场大雨是天公不作美；对我而言，引来这场大雨的龙王，是我家亲戚。一个美丽女子来向我借雨衣，而不是向别人借雨衣，可见我那每月五块钱没白存，她记住了我，还知道我的名字。我的雨衣就挂在墙上，我对她说：“雨衣很旧，你若不嫌脏就拿去吧！”她说谢谢，一把捞起雨衣转身就走。她来借雨衣，不仅没怎么看我，也没怎么看我屋子里的书。她走进来时，一眼就看到挂在墙上的雨衣，雨衣才是她的目标。我有点后悔，为什么不勤快点将雨衣收起来呢？虽然后悔，毕竟屋子里还是留下了一缕芳香。后来，何方来还雨衣，而我不在，她就将雨衣放在炊事员那里。我回来后，看到那件归还回来的雨衣，几乎怀疑是她重买了一件新的……

这是一篇小说习作，借雨衣的情节纯属虚构，只有每月去存钱是真的。这就是我说的经验，到外面去惹点事，或者叫体验生活。我就这样学习写作，在那样氛围里足足写了9年时光。在学习写作的过程中，我有幸遇到了著名诗人沈天鸿老师，在沈老



《天上的河流》周国平 著中译出版社

四十年前，我学习写作。有人对我说：“写作需要天赋！”他的意思是：我没有这方面的天赋。我狠狠打量了一下自己：还真没找到一处能发现天赋的地方，不过天赋这个东西也不是一眼就可以发现的，自然是可以尝试一番。

当然，我学习写作，不是为了靠这个吃饭，也不是为了证明自己的天赋。那时候，我十七八岁，在一个变电所上班。变电所是一个与外界不怎么接触的地方，环境算不上优雅，但场地巨大，四面都是围墙，除工作区和居住的地方外，还有一片宽广的草